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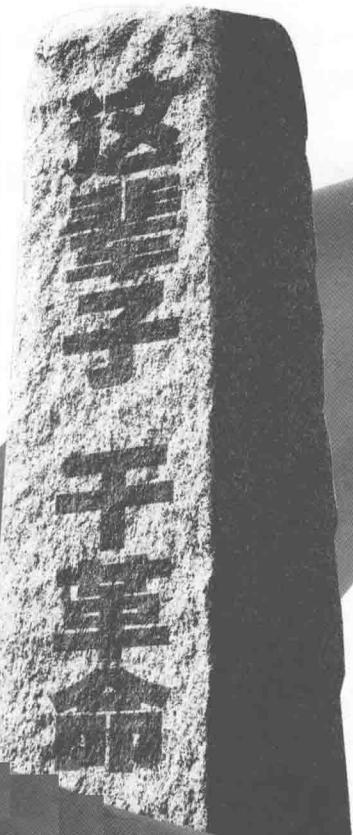
以两个从鄂豫皖大别山走出的红军人物为主线，
用他们五十年的风雨人生和传奇，
娓娓讲述了一个什么叫“干革命”和“这辈子干革命”坚定和自豪的故事。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ZHEBEIZI GANGEMING

李 宁◎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辈子 干革命/李宁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396-5868-1

I. ①这…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5143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岑杰

装帧设计:徐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65661327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8.75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宽家路窄	001
一 栓娃	001
二 石桥	005
三 狗洞	008
第二章 再闹石桥	015
一 错字	015
二 堵截	019
三 山杏	023
第三章 形势不妙	031
一 阴谋	031
二 受困	035
三 撤退	040

第一章 宽家路窄

- 一 栓娃 / 001
- 二 石桥 / 005
- 三 狗洞 / 008

第二章 再闹石桥

- 一 错字 / 015
- 二 堵截 / 019
- 三 山杏 / 023

第三章 形势不妙

- 一 阴谋 / 031
- 二 受困 / 035
- 三 撤退 / 040

第七章 革命艰难	目 录
一 跟踪 / 089	采 集
二 失踪 / 093	编 写
三 回家 / 097	校 对

第八章 路线斗争	自 我
一 显摆 / 106	反 复
二 疑虑 / 110	改 进
三 立场 / 114	定 稿
四 分道 / 118	印 刷

第四章 白色恐怖	第 一 章
一 屠杀 / 046	第 二 章
二 陷阱 / 050	第 三 章
三 相救 / 054	第 四 章
第九章 重要任务	第 五 章
一 进城 / 122	第 六 章
二 赴宴 / 125	第 七 章
三 路劫 / 130	第 八 章

第五章 独闯虎穴	第 九 章
一 当兵 / 058	第 十 章
二 噩耗 / 063	第 十一 章
三 偷袭 / 066	第 十二 章

第六章 狮子吞象	第 十三 章
一 岗位 / 072	第 十四 章
二 情报 / 075	第 十五 章
三 伏击 / 079	第 十六 章
四 婚礼 / 084	第 十七 章

四 布局 / 134

第十章 苦寒绝境

- 一 内斗 / 140
- 二 逃兵 / 144
- 三 破阵 / 150

第十一章 洞穴篝火

- 一 谎报 / 156
- 二 手术 / 160
- 三 药包 / 163

第十二章 和谈陷阱

- 一 变迁 / 170
- 二 扣押 / 174
- 三 逃脱 / 178

第十三章 实战辩才

- 一 违令 / 185
- 二 禁闭 / 190
- 三 交流 / 194

第十四章 宽家宜解

- 一 醉酒 / 199
- 二 退却 / 203
- 三 返回 / 208

第十五章 欲擒故纵

- 一 黑枪 / 213
- 二 民情 / 217
- 三 布放 / 221

第十六章 高河激浪

- 一 争执 / 228
- 二 缓兵 / 232
- 三 双雕 / 236
- 四 刺杀 / 241

第十七章 奇缘异分

- 一 银圆 / 247
- 二 心事 / 251
- 三 学棋 / 255

第十八章 斗争升级

- 一 时机 / 260
- 二 舌战 / 265
- 三 摊牌 / 268

第十九章 冰天雪地

- 一 老抠 / 276
- 二 医院 / 279
- 三 冻伤 / 283
- 四 救人 / 288

第二十章 虚张声势

- 一 念妻 / 293
- 二 令箭 / 297
- 三 方案 / 300
- 四 游行 / 303

第二十一章 老婆为大

- 一 犯上 / 307
- 二 准备 / 311

三 婚礼 / 314

四 处分 / 317

第二十二章 荣归故里

一 上坟 / 321

二 往事 / 325

三 旧地 / 329

四 姐妹 / 333

第二十三章 老兵新传

一 被黑 / 337

二 复员 / 342

三 山空 / 346

二 界限 / 355

三 调查 / 359

第二十四章 善意谎言

一 秘密 / 350

第二十五章 造反有理

一 像章 / 366

二 浴池 / 369

三 抢人 / 373

第二十六章 大闹岳山

一 绑架 / 381

二 进城 / 386

三 围歼 / 390

第二十七章 玩玩心眼

一 报信 / 394

二 巧辩 / 398

这
輩子
干
革
命

三 追击 / 401

第二十八章 灾祸忽降

- 一 抄家 / 408
- 二 立场 / 412
- 三 密信 / 418

第二十九章 风浪继续

- 一 救兵 / 423
- 二 仓库 / 427
- 三 审问 / 433

第三十章 继续革命

- 一 两难 / 439
- 二 南下 / 443
- 三 大事 / 447

创作手记 / 450

“长山沟子小洼沟大洼沟，南河东沟西河西沟，长山沟子长山沟，南河东沟南河东沟，西河西沟西河西沟，长山沟子长山沟，南河东沟南河东沟，西河西沟西河西沟……”好端端的歌儿，直唱得昏天黑地，原来在尔大黑领人野兽和耗子，把长山沟子长山沟，南河东沟南河东沟，西河西沟西河西沟，长山沟子长山沟，南河东沟南河东沟，西河西沟西河西沟，长山沟子长山沟，南河东沟南河东沟，西河西沟西河西沟……”长山沟子长山沟，南河东沟南河东沟，西河西沟西河西沟，长山沟子长山沟，南河东沟南河东沟，西河西沟西河西沟……

第一章 | 兜家路窄

一 桤娃

顾顺家拨开挡在眼前的草棵，充满了血丝的眼睛死死盯住十几米外两个半大孩子中的一个，那孩子头上罩着一顶红军帽，正坐在一个火堆前烤东西。

“椿娃！”顾顺家在心底狠狠地咀嚼着这两个字，一股仇恨的怒火升了上来。

昨夜红军攻打石桥镇，顾顺家从梦中惊醒，差一点就小便失禁。枪炮声持续了一个小时，红军没有攻进来。

石桥镇工事坚固，有两座用大石块砌的炮楼，一座在镇口，一座就在自家的顾家大院门口；除了东边大沙河是天然屏障，石桥镇三面都建有高墙壕沟。

岳山县其他乡镇的土围子都没有石桥镇的坚固。硬件好，软件也强，守军是一个连的保安团。这一切，全仰仗顾顺家的大哥，岳山县保安团团长顾顺国。

红军没打进来，但也没撤退，双方僵住了。

为了以防万一，顾顺家的老爹顾老财决定把小儿子送出去。

顾顺家在汉口上学，半个月前回来给他爹过六十大寿，正事已完，顾老财打算让他去城里大儿子家住几天再返回汉口，没想到偏偏被“赤匪”堵在镇子里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那顾家的香火怎么延续？

顾老财已经年过花甲，是方圆百里的首富，有钱，但也有一本难念的经。老大顾顺国结婚多年，没有子嗣。顾老财从此有了心病：顾家的血脉也许就要靠小儿子承担了，所以这小儿子无论如何都不能有什么闪失。

镇口的枪声又响起来，顾老财不再犹豫。

“顺家啊，你过来！”顾老财招来了心神不宁的顾顺家。顾顺家皮肤白皙、高鼻梁、大眼睛、细薄嘴唇，用当年的时髦词形容，就像戏文里的祝英台。

顾顺家梳了一个城里学生流行的对开小分头，身穿小立领黑细布学生装，左胸口袋里插了一支亮亮的派克金笔，虽然只有十七岁，但细长的个头已经比顾老财高出了半个脑袋。

“你到镇外先躲一夜，镇子要有什么闪失，你立刻到县城找你大哥，让黑二混子和瘦猴跟着你，好不好？”

“那爹您呢？”顾顺家是孝子，舍不得爹爹。

“我老胳膊老腿的跑不动了，我还要看着这家。”

顾老财叫来黑二混子和瘦猴，嘱咐他们一定要把小儿子带出去，哪怕先在空空的野地里待着，也比在院子里瞅着子弹横飞强。

黑二混子粗粗壮壮，是顾家最得力的打手，瘦猴鬼点子多，两人在顾家都有七八年了，是顾老财最放心的家丁。

“老爷放心，”黑二混子把手枪顶上子弹，“我们带他从镇子后面的暗道里出去，我听那边没有枪声。”

精细的瘦猴给顾顺家换了一身庄户人穿的衣服，又在他白净的脸上抹了两把灶灰，这才放心出了后门。

黑二混子在前瘦猴在后，两人夹着顾顺家一出门就向北跑，刚过了第二个巷口，碉堡上的机枪声忽然没了。

片刻的安静中，黑二混子听见前面有杂乱的脚步声，他赶紧示意身后人躲避，瘦猴眼疾手快，把顾顺家拖到就近的一个草垛后面躲藏。

三人刚藏好，一队拿枪的红军就从他们躲着的草垛前跑过来。

刚到草垛边，脚步声忽然都停了，只听一个声音在问：“栓娃，还有多远？”

“过了前面这个巷子，就是顾老财家的后院门。”答话的是脆脆的童声。

“全体准备！”

一阵拉枪栓的哗啦声，第一个声音又响起：“栓娃，等你带路呢，你干吗啊？”

“我撒泡尿。”

响起了一阵哗啦啦的水声，随之跟来一股尿臊味，顾顺家赶紧屏住呼吸。

“好了，走。”那个叫栓娃的说。脚步声随之又起，听声音人数不少，草垛后面的三个人六只眼相互对望着，心中各自打鼓。

“爹爹危险了，你们……”顾顺家话刚出口，就被瘦猴一把捂住了嘴。

顾顺家被两人拖着拽着拉到镇子北头，枪声已经从顾家大院的方向传来了。顾顺家不由得哭出声来：“爹！”

栓娃。带路的那个小子名叫栓娃！这个名字刻在顾顺家的心里了。这个叫栓娃的小子眼下就在自己的面前，顾顺家紧紧地攥住了拳头。

……

顶着红军帽的栓娃哪知道附近还有仇家盯着他，他一面带着小伙伴顾大宝烤斑鸠，一面吹嘘自己的光辉战绩：“你不知道，昨晚我可露大脸了……”

栓娃是小名，他姓周，大名叫周长河，家住河东周家湾。栓娃今年十四岁，人还没长开，小瘦脸尖下巴，凸脑门扁脑勺，大眼眶里滴溜溜地转着两粒黑眼仁子，高鼻梁翘嘴巴，嘴角一撇，露出的都是鬼主意。

周家湾人都姓周，全村一个家族，到栓娃这一辈，已经传了二十四代了。上十六代的周家老祖宗给下十六代的子孙定了族谱，共十六个字：“星辰辉光，永远久长，四体方园，风雨吉祥”。

栓娃这一辈在十六个字中排第八，是“长”字辈，这一辈的男人大名中间都有一个“长”字，比如他叫周长河，他的一个堂哥叫周长山，还有一个堂哥叫周长金。

“长”字辈的父辈是“久”字辈，栓娃爹的名字叫周久财。

周家湾是苏区，政府叫苏维埃，下面有农会，有赤卫队，有妇女队，还有儿童团。栓娃就是周家湾的儿童团团长。周家湾的农民都参加了农会，只有栓娃爹周久财不愿意参加。周久财不参加农会有理由，打土豪分田地是穷人的事，他不算穷人。周久财不算穷人也不算富人，他家有五亩水田，够吃够喝。相比那些只顾埋头在土坷垃里刨食的兄弟侄儿，周久财的脑瓜子活络一些，他深知种粮只能得粮，而生意才能来钱的道理，所以他自家田地交给别人代种，自己常年挑着担子横穿大别山，到汉口贩些小商品，回到石桥镇上卖。

老子不参加组织，可儿子却当了儿童团团长，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栓娃这个团长不简单，他还是全村的孩子“民选”把他选上的。为啥？因为栓娃有真本事。

第一个真本事，他认字。认字这事要感谢他爹，周久财花钱让栓娃在石桥镇读了三年私塾。第二个真本事，栓娃有绝活。他的绝活还不止一个。

第一个绝活：打一手好弹弓。

农村孩子有弹弓不稀罕，折一根“丫”形的树枝就能做弹弓，可栓娃的弹弓属于奢侈型的，用黄杨树杈做弹弓架子，涂了桐油，打磨得溜滑光亮；弹皮是他爹从汉口带来的黄色皮筋，一股股拧起来，韧性十足，弹出的泥球三十米内直直的，不带抛物线；他打的弹丸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全用当地腌鸭蛋的红黏土，洒水和泥搓圆晒干，又硬又匀称，大小个头都一样。

有好家伙还要会使，栓娃的准头是天生的，什么麻雀斑鸠燕子乌鸦，遇见了他那就算是遇见了鬼。在周家湾跟栓娃玩到大的孩子，还有石桥镇跟他一起上学的孩子谁没吃过栓娃打的斑鸠？他把打下来的斑鸠用泥巴一糊，几根柴草堆起来一烧，整个一叫花鸡的感觉。就这一手，栓娃就笼络了周家湾和石桥镇上的一帮孩子，包括眼前的顾大宝。

第二个绝活说起来不雅：打架掐人家小鸡鸡。

按说男孩子打架算不了绝活，何况栓娃身材一般，属于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小骨架，力气也不算大，但他打架总胜，绝活就是掏对手裤裆里的小鸡鸡。这打法虽然有点损，可就能出奇制胜。



小鸡鸡的重要性栓娃是听他奶奶说的。那时栓娃还小，裸身子光屁股，裆下夹着一根树枝和一群孩子玩骑马打仗，不小心摔一个马趴，把裆下的小鸡鸡挂了一个血口子。那时栓娃奶奶还在，她一面摸着孙子的小鸡鸡一面心疼地说：“孙子哎，这可是你的命根子，可得护好了！”为此周久财还被他娘臭骂一顿，急急忙忙背着儿子跑了七里路，到石桥镇找顾大宝的父亲，镇上最有名的顾郎中给栓娃看小鸡鸡。

周久财自己就是独养单传，他十七岁就娶亲，他娘给他娶了个姓杨的媳妇，大他三岁，本想抱一个金砖，谁知道十好几年，连个石蛋也没见着。好在石桥镇的顾郎中和他交好，给他老婆开了一大堆苦药，周久财三十岁的时候老婆怀胎，十个月后生下了栓娃。这一辈眼看又是一个单传，小命根子受伤了那还得了？就在栓娃到石桥镇看小鸡鸡的当口，他奶奶剪了自己的一件大褂给孙子做了两条短裤，再也不让他光屁股出门了。

从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栓娃知道了小鸡鸡的重要性，于是他把这种常识运用到打架中，就是拼着挨上对方两拳，他也要直扑对方裤裆，直接攻击对方的命根子。他下手狠、准，不管对手身材瘦小还是牛高马大，一被掐住就会立马瘫倒。那几年只要是打架，总有村里的大人带着捂着裤裆的小孩来周久财家告状。告也白告，只要有栓娃奶奶在，周久财不敢动他儿子一个指头。告状的总是告诫自己的孩子：“别再跟栓娃那小子打架，坏了自己的命根子！”

栓娃奶奶去世之前，村里的孩子很少有人敢和栓娃打架，这让栓娃的威信大长，儿童团团长非他莫属。周久财根本不想让儿子干这个团长，但遭到了全村人的反对，想想也罢了，反正也就是一个孩子王，只当小孩玩家家了。没想到这一玩，玩出大事来了。

要按栓娃吹出的牛皮，昨晚红军打石桥镇失利，是他一举挽救了危局。

二 石 桥

石桥镇隶属岳山县，岳山县在皖西。发源于金刚峰山脉的一条大沙河从豫东南一直流入皖西，河流横穿岳山县境，把岳山县分为河东和河西。

石桥镇在河西，周家湾在河东，连接两岸的是一座大石桥。石桥镇名字的来源，也正是因为这座大石桥。

大石桥是清朝同治年间由顾老财的爷爷主持修建的，那时的石桥镇还是个村子，因为住的都是顾姓人家，起名叫顾家村。顾家村的东面紧贴着大沙河，大沙河水面宽约百米，平时河水清澈，深处可没人头顶，浅处只到人的小腹。

别看大沙河的河水平时安静得像个姑娘，可一旦上游下大雨，大沙河立马就会变成一个咆哮的莽汉，一泻而下，汹涌澎湃。大沙河流域的地势也很特别，河东的地势高，河西的地势低，因此顾家村的人饱受水患之苦，和对岸的周家湾相比，顾家村穷，周家湾富。

顾老财的爷爷是顾家长，决心要带领全族老少在河西修堤建坝，以防水患。修堤建坝需要大量石料，这些石料又必须到河东的观音山上取，观音山山脚下的周家湾就放出话来，顾家可以上山取石料，但必须在大沙河上修桥一座。

顾家全族经过商议，接受了周家湾的条件，先集资修石桥，然后运石料。最近的路是从顾家村中部直接修一座桥，直通对岸的周家湾，只有四里地。可建好的大石桥并不是从两村之间穿过，而是在南边绕了一个大圈。

有捷径为啥不用呢？因为来了一位风水先生，这位风水先生站在河边单眼一眺，说石桥要修就必须正对河东观音山的山梁，这叫正拜观音，对顾家大吉大利。风水先生还悄悄对顾族长耳语，只要按他的话而行，他保证顾家三代之内变成本地首富。顾族长听后大喜，于是石桥就修在了离现在镇口两里之外的地方。

这样一来，一个弯道就多出了三里路，现在从石桥镇到周家湾，要走七里路。

经过几年修建，顾家村沿河修了结实的堤坝，那个风水先生也说准了，大石桥建成之后，顾老财家真是年年丰产，代代发达，顾家村在几十年的光景中就从一个小村落变成了河西重镇，民国之前改名为石桥镇。

风水转了，到了顾老财这一辈，河东观音山一片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都成了顾老财家的私地，周家湾百分之九十的农民都成了他家的佃户。

风水转来也会转去。到了 1929 年，天地惊变。

共产党领导的“闹红”风潮席卷整个大别山区。岳山的立夏节暴动以河东观音山山脚下的周家湾和杨营子两个村为中心点，向河东的十乡八村蔓延。河东一带的农民大多是顾老财家的佃户，暴动的农民喊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冲过了大沙河上的大石桥，眼看就要冲进石桥镇的顾家大院，幸亏顾顺国带着保安团及时赶到并拼力阻挡，这才保住了顾家大院。

立夏节暴动之后，岳山县就以大沙河为界，形成了红白两区，共产党在河东成立了岳山县苏维埃政权，河东各村都成立农会赤卫队。顾顺国也发动河西各村的地主老财们出钱出力，建立大刀会和白枪会，和苏区沿河对峙。

河东农民暴动之后，顾顺国几次想把大石桥炸掉，都被顾老财拼死阻拦。

“这座桥是我们顾家祖宗建的！拆桥？你还不如把我的老骨头拆了！”顾老财抖着胡子，对着大儿子叫着。

又迷信又守财的顾老财既不愿意拆桥，也不愿搬家，顾顺国无法说服自己的老爹，只好退一步，在石桥镇上修碉堡筑高墙，还加派了一连保安团守卫，大石桥就成了一个分界线，桥的两端成了真空，两边的人马谁也不敢擅自上桥。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河东的苏维埃要对河西的反动派动手了。

前天下午，大沙河对岸的岳山县苏维埃黄主席开了一个会，作为周家湾的领导干部之一，栓娃参加了这个会议。周家湾的干部团队一共五人，农会的正、副会长周五叔和十三叔，赤卫队队长周长山，妇女队队长杨山杏，还有儿童团团长栓娃。

黄主席传达了县苏维埃的指示，明天夜里，红军豫皖边第九游击师要偷袭石桥镇，打掉大土豪顾老财。此话一出，群情激奋。任务很明确，红军打下石桥镇之后，农会和赤卫队负责顾家大院里面的物资运输，妇女队帮助照顾伤员，儿童团负责大石桥上的站岗放哨。

黄主席宣布了地点：“明晚二更天，大石桥东头集合。”

三 狗 洞

石桥镇上有一个私塾，栓娃曾经在这个私塾上学三年。私塾后院有一个茅房，茅房里有一个狗洞，方便外来的野狗钻进茅房吃屎。狗洞是私塾老先生有意为之，这样野狗有了狗粮，茅房也不用打扫了。

私塾只有一位教学老先生，他有自己的教书规矩，自己少说，学生多背，空出时间还能眯一会。读私塾的学生中，栓娃明显属于皮猴一类，逃学打架是家常便饭，茅房里的狗洞成了他带着孩子们逃课玩耍的通道。就是因为总是钻狗洞出去玩耍，栓娃不知道挨了老先生多少板子。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狗洞会为他带来荣耀。

昨儿夜里二更天，栓娃带着儿童团团员来到大石桥下，桥头集中了不少农会会员和赤卫队队员，见面还没说话呢，就听见镇口响起激烈的枪炮声。

“不是说要偷袭吗？怎么就打起来了？”栓娃在心里嘀咕。

枪炮一响，等在桥下的人心里一阵紧张，枪炮声越来越激烈，他们从紧张变成了兴奋。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枪炮声忽然停了，不知道谁嚷了一句：“红军打进石桥镇了！”也没有人发动，众人不由自主地向桥西跑，一时间，桥上人满为患。栓娃没忘记自己的职责，他立刻吩咐手下布置哨位。儿童团的岗哨刚刚设好，跑到河西的人呼啦啦又回来了，一个个垂头丧气，他们还背扶着十几个红军伤员。

“怎么都回来了？”栓娃问赤卫队队长，他的堂哥周长山。

“炮楼上火力太猛，打不进去，红军让我们先退回来。”周长山气喘吁吁。

“这么熊啊？保安团都打不过？”栓娃感到吃惊。

“两个指挥的在吵架呢，说不定都能打起来。”周长山无奈摇头。

“有打架的！”栓娃的黑眼珠子滴溜乱转了几下，他是个哪热闹往哪凑的主，有吵嘴打架的哪有不赶紧去围观的道理？所以他拔腿朝桥西跑，周长山一把没拉住他：“你去哪？前面危险！”

石桥镇镇口的正南方，一个土坡后面，是红军的集结地，此时有两拨人正在对峙，为首的两人一个粗壮，一个黑瘦，正在张口对骂。

“奶奶个熊的杨泽田，你这熊人搞的什么熊情报？这是一个连的火力吗？